

# 口译语料难度“ILSS”体系的建构

刘建珠<sup>1, 2</sup>

(1.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外国语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55;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要:** 影响口译语料难度 (Interpreting Material Difficulty) 的因素主要有信息 (Information)、语言 (Language)、发言 (Speech) 和场景 (Setting)。信息难度体现于来源语篇的信息密度 (Information Density)、术语陌生度 (Terminology Strangeness) 以及文化差异度 (Cultural Difference)。语言难度体现于来源语篇的词汇水平 (Vocabulary Level)、句子结构 (Sentence Structure) 和语篇类型 (Discourse Type)。发言难度体现于演讲人的发言速度 (Speed)、讲话口音 (Accent) 以及表达逻辑 (Logic)。场景难度体现于现场听众 (Audience)、设备 (Equipment) 以及噪音 (Noise)。信息 (Information)、语言 (Language)、发言 (Speech) 和场景 (Setting) 等四大因素构建了甄别口译语料难度的“ILSS”体系, 即:  $IMD=I(D+T+C)+L(V+S+D)+S(S+A+L)+S(A+E+N)$ 。

**关键词:** 口译语料难度; ILSS体系; 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351 (2017) 01-0073-05

“口译”是在来源语一次性口头表达的基础上用另一种语言所做的一次性语言转换活动。<sup>[1]</sup>“译员”就是从事这种“一次性”双语转换活动的翻译工作者。在口译活动中, 译员听取源语讲话人的话语, 并即时以口语或手语的方式用目标语向听众传达源语发言人的意思。<sup>[2]</sup>可见, 口译是一种以译员为中介进行的跨语言、一次性、即时性交际活动。译员至少需要兼通交际活动中所使用的两种工作语言。操两种不同语言的人进行交流时, 往往需要依赖兼通“双语”的译员为他们架起沟通的桥梁, 帮助源语发言人和目标语听众完成信息的互换, 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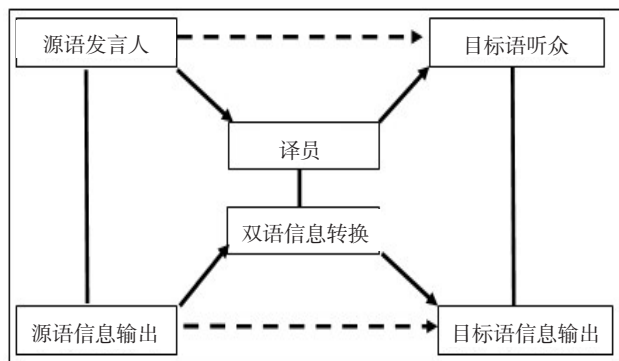


图1 口译工作过程示意图

口译是一项充满挑战的高难度信息传播工作。图1显示, 译员始终处于整个交际过程的中心, 交际的成败取决于译员对来源语料信息的处理。根据

吉尔的多任务处理模式 (Efforts Model), 口译要顺利进行, 译员所具备的对各项任务的处理能力 (Capacity Available, 简称CA) 必须大于或等于各项任务所需要的处理能力 (Capacity Requirement, 简称CR), 即:  $CA \geq CR$ 。如果CR超过CA, 译员便无法胜任传译工作, 译文的质量也就无法保障。<sup>[3]</sup>来源语料难度直接影响译员完成交际中介任务的质量。来源语料越难, 译员所需要用来处理任务的能力要求就越高, 当然也越容易诱发传译问题。另外, 在口译人才培养过程中, 老师也经常为选择难度合适的训练材料发愁。但是, 口译语料难度的影响因子有哪些? 口译语料的难度该如何甄别和控制呢? 对于这两个问题, 口译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 一、口译语料难度的影响因子

通过部分口译现场的录音分析、对一些职业译员和学生译员的问卷访谈以及笔者个人的实践体会, 结合国内外关于口译语料难度 (Interpreting Material Difficulty) 的研究发现, 笔者认为影响英汉口译语料难度的因素主要有四方面, 即: 信息 (Information)、语言 (Language)、发言 (Speech) 和场景 (Setting)。

### (一) 信息因素

收稿日期: 2016-11-08

作者简介: 刘建珠 (1974-), 男, 江西赣州人,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国语学院教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汉英翻译能力等级量表的构建及其应用研究” (16BY010) 阶段性成果

口译是一个语际间的信息传播过程。口译语料的难度首先取决于来源语料所承载的信息难度。工作状态下的译员需要对源源不断的各种语义信息进行现场处理。讲稿内容涉及的话题五花八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环境卫生、自然灾害、科学技术等等,每个主题都有各自的专业术语。虽说译员应掌握百科知识,但是译员也不是万能的,总有相对陌生的话题。如果译员对来源语中呈现的专业术语不熟悉,语料的难度便会陡然增加。

另外,由于时间限制,讲话人要么采取提高语速,要么采用浓缩提炼的办法完成讲话内容。这一点在国际学术会议中时有发生。会议主席经常会提醒发言人注意控制时间。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讲话内容,发言人只好提高语速或照着稿子诵读。有时,讲话也会出现项目列举、长串数字等信息。这无疑提高了来源语的语义信息密度,译员往往会不堪重负,传译中出现信息流失、表达中断、语流不畅等现象就在所难免了。

除了专业术语和信息密度外,影响信息难度的还有文化差异。翻译是设法将来源语所传递的信息用目标语表达出来的跨文化交际行为。无论是何种语言组合的翻译活动,信息转译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存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如果缺乏足够的跨文化意识,译员对于来源语中的文化信息便无法正确把握,译文质量势必受到影响。在文化背景知识不充足的情况下,对一个带有明显文化特征的源语信息,译员在短时间里往往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结果传译出去的信息可能被目标语听众误解,导致传播失效。

在传播学中,任何扰乱或歪曲信息发出和接受能力的事物统称为噪音。<sup>[110]</sup>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物理噪音外,还有语义噪音和差别噪音。<sup>[115]</sup>刘建珠(2014)将导致译员未能正确理解和接受源语信息的因素统称为信息噪音,并将以上谈到的专业术语、信息密度、文化差异等信息难度要素认定为信息噪音的诱发因素。<sup>[61]</sup>基于此,本文将口译语料的信息难度要素归纳为术语陌生度、信息密度和文化差异度。

## (二) 语言因素

语言难度是口译语料难度的直接体现。国内外口译学者对于语料难度的研究也主要是从语言层面来开展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许明武和邓军涛(2013)做了一个很好的综述,并从功能语篇的角度对口译语料的难度进行了甄别。<sup>[729-32]</sup>总体而言,国内外的学者大都认同词汇水平、句子结构、语篇类型是语料语言难度的三大构成要素。

根据Pöchhacker(2009)的统计,Treisman(1965)、Gile(1984)等一批口译研究学者最早从词汇的角度研究语料难度,具体内容涉及词频、词汇多样性、专有名词和数量词等。<sup>[1142]</sup>事实上,词汇一向是我国语言测试的重要指标,也是国内目前口译测试的重要参考。作为语言构成的基本要素,词汇水平理应成为语言难度的指标之一。

在句法层面,Dillinger(1994)从分句密度和分句镶嵌结构角度探讨了影响语料难度的因素,Tommola(1998)则通过实验证明了句法的复杂性与译语输出准确性之间存在显著关联性。<sup>[1142]</sup>唐嘉亿(2011)也从句长、复合句等句法层面探讨了口译语料难度的问题。<sup>[813]</sup>事实上,作为表意的基本单位,句子正是译者所要抓住的。句子的长度以及句子结构的复杂性必然会影响到由这些句子构成的语料难度。源语句子越长,结构越复杂,所承载的信息量就越大,对于译者信息处理能力的要求就越高。面对这样的句子,在其他能力同等的情况下,出错的概率当然就更高。

语篇是翻译的基本单位,是超出句子之上的语言单位。黄国文(1988)认为不论何种形式,凡是语篇都必须合乎语法,并且语义连贯,包括与外界在语义上和语用上的连贯,也包括语篇内部在语言上的连贯。<sup>[97]</sup>但是,语篇的连贯受语篇体裁的影响。例如,叙述类语篇的连贯往往表现为时间先后关系,线索比较容易把握。相反,说明类语篇的连贯经常表现为空间顺序,线索较难把握。可见,来源语篇的体裁类别、逻辑结构、语用情景必然会影响到语料的难度。如果来源语篇是译者所熟知的体裁、话题、场景,而且意思连贯、逻辑清晰,难度自然就大大降低。

## (三) 发言因素

除了口译语料所承载的信息以及所使用的语言形式外,其难度也会受到演讲人发言风格的影响。口译员主要通过听取发言人的讲话来获取信息。同样一个语篇,对于阅读和听辨的难度是不同的。在听辨过程中,除了来源语篇本身的信息难度和语言难度外,语料难度还会因为发言人的发言速度、表达口音以及讲话逻辑而发生变化。

语速对于口译来源语料难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发言速度越快,信息密度就越高,听辨理解的难度自然就越大。《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0)关于听力的教学要求就根据语速不同设定了听力材料的不同难度。<sup>[107-8]</sup>这对于主要靠听力获取来源信息的口译员同样适用。在口译现场,当为讲话速度慢一些的嘉宾翻译时,译员的临场发

挥显然要好过那些像机关枪一样的发言。

除了发言的速度外，发言人的口音同样会影响语料的难度。对于译员而言，广东人和北京人讲同样一段话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难度。同样是英语，美国人和日本人讲出来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口音是客观存在的，必然对口译来源语料的难度带来影响。国内外口译界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在口译训练课上，多数老师会要求学生熟悉不同的口音。有些口译教材甚至有意选用一些带浓重口音的讲话录音，比如厦门大学雷天放和陈菁主编的、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口译教程》。

发言人的讲话方式中最为重要的、也是影响理解最大的是讲话的逻辑。译员需要面对形形色色的发言人。有些人讲话连贯性不强，跳跃性大，有些人则可能缺乏必要的停顿，也有的人可能拖腔拉调，含糊不清，需要译员仔细揣摩方知其义。同样一件事，如果面对的是一位吐字清晰、节奏感强、富有逻辑的发言人，译员会觉得简单易懂。但是，如果面对的是一位思维混乱、讲话没有条理的人，即便他讲的速度很慢也可能让译员会有云山雾罩的感觉。

#### （四）场景因素

影响口译语料难度的第四个因素是口译发生的场景。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口译现象的话，最明显的分类和标示标准是口译活动发生的社会互动场景或者场合。<sup>[113]</sup>口译活动发生的场景是口译研究绕不开的话题。就口译语料而言，其难度也会受到不同现场的听众、设备以及噪音的影响。难度是相对于译员感受而言的，现场听众的期待与配合程度、设备的质量及舒适度以及现场环境的噪音干扰都或多或少会影响译员对来源语料的理解。

场景因素中对译员接受信息产生最大压力的当属听众。虽然译员在工作时应尽量做到忘我的状态，但是面对一群记者以及政府要员以及面对一群孩子或者患者的现场感觉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感觉必然给译员的理解和表达带来影响。本来简单的语料，也许因为记者的闪光灯或者领导的一声咳嗽而突然变得困难起来。新闻发布会口译之所以难做，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译员需要面对政府的各级官员以及一群来自四面八方的记者。在电视直播的环境下，还需面对全球的电视观众，其中压力可想而知。

除了听众外，现场译员（特别是会议译员以及媒体译员）往往还需要借助一定的设备，如耳机、话筒等。如果这些设备质量有瑕疵或者操作不当，则可能给译员造成不适或者干扰，结果同样会影响

对来源语料的理解和信息的输入接收。因此，口译现场的设备也是影响语料难度的一个重要因子。事实上，从本研究所选用的口译语料来看，会场的话筒质量不太理想，传出的声音忽高忽低，而且还伴随着噪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译员的发挥。噪音是客观存在的。在口译现场同样存在各种噪音，如机器产生的轰鸣声、手机的铃声以及现场观众发出的嘈杂声等等。这种噪音往往会吸引信息传播者的注意力，导致他们偏离所说或所做内容，从而阻碍信息的传播。<sup>[118]</sup>对于现场译员而言，噪音同样会吸引并分散其注意力，给传译带来负面影响，从而间接提高了来源语料的难度。译员需要克服环境噪音的影响就需要从有限的精力中分配一部分出来，如此一来用于听力分析的精力就减少了，来源语料的难度自然也就上升了。

## 二、案例分析

为了从实践的角度印证以上关于口译语料难度影响因子的分析，本部分选取了第二届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新闻发布会（以下简称咨询会）现场口译录音作为案例，从信息、语言、发言、场景等方面对口译语料难度加以甄别。

本文第一部分第一小节指出口译语料的信息难度体现于来源语篇的信息密度、专业术语以及文化差异。以上信息难度因素在此次咨询会口译员的表现也有体现。例如，咨询会上出现了“冲击力”、“风险投资”、“创业板”等术语，现场译员在处理这些术语时都表现出了犹豫和修正现象，甚至出现了错译和漏译。另外，朗讯公司代表在回答南方日报记者提问时，列举了美国多个城市以及多项工作内容。译员在处理这些信息时，显然感受到了信息密度的压力，结果三个城市只翻译了其中的两个。此外，译员在处理“一箭双雕”这个具有明显文化标记的成语时，也表现出了迟疑和修正的情形。

本文第一部分第二小节指出，口译语料的语言难度体现于来源语篇所使用的词汇水平、句子结构和语篇类型。这一点在咨询会上也有所体现。例如，在词汇层面，无论是在记者提问环节，还是在嘉宾回答环节，译员在现场出现的关于“commerce”、“economy”等词的词性转换以及“意向”、“analogue”等词的处理上均出现了犹豫、修复等现象；在句法层面，在处理“We will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the advisory capacity to the province as it built its Photon valley which we observed in the conference that could become an analogue of the Sili-

con Valley to China as were noticing other Photon valleys start around the country”时，受到了该句结构和长度的影响，译员遭遇了不小的困难，译文表达很不流畅，信息也不对称；在语篇层面，有些嘉宾的回答存在逻辑不清、不够连贯的地方，影响了译员的现场发挥。

本文第一部分第三小节指出，演讲人的发言速度、讲话口音以及表达逻辑同样会影响口译语料的难度。在口译现场，当为讲话速度慢一些的嘉宾翻译时，译员的临场发挥显然要好过那些像机关枪一样的发言。口音问题在咨询会的现场也有呈现。比如，一位来自羊城晚报的记者提问时粤语口音十分浓重，“沃尔玛”说成“奥尔玛”，译员需要分配处额外的精力来理解，语料难度自然就增加了。另外，咨询会上的译员在翻译美国国际集团（AIG）代表的回答和索罗斯的回答时会有很大的差异。虽然AIG代表的发言不快，但是断断续续，跳跃性大，结果译员的表现反而不好。索罗斯的回答虽然很快，也很长，但是译员却有精彩的发挥，原因是索罗斯教授的发言条理清晰、容易抓住内容要点。

本文第一部分第四小节指出，现场听众、设备、噪音等场景要素也会对语料难度产生一定的影响。此次咨询会上，译员除了要面对来自南方日报、广东电视台等单位的记者外，还需要面对身居省长级别的政府官员以及国际专家，听众的身份显然给译员施加了不少压力。另外，会场的话筒质量不太理想，传出的声音忽高忽低，而且还伴随着噪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译员的发挥。在本次咨询会上，现场环境不够安静，除了麦克风不时发出的刺耳的噪音外，现场的听众也不太安静。译员需要克服环境噪音的影响就需要从有限的精力中分配一部分出来，用于听力分析的精力自然就减少了，来源语料的难度自然也就上升了。

### 三、结 语

综上所述，口译语料难度(Interpreting Material Difficulty)体现于语料所承载的信息(Information)、语言(Language)、发言(Speech)以及场景(Setting)。这四大要素互相包容(如图2所示)。信息处于核心地位，是译员的工作对象。信息是用语言来表达和传递的。语言的呈现则取决于讲话人的发言。发言是在一定的场景下进行的。

根据上文分析，以上四大要素的难度因子有不同的呈现指标。信息难度体现于来源语篇的信息密度(Density)、专业术语(Terminology)以及文化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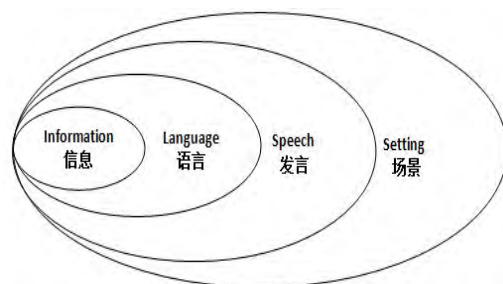


图2 口译语料难度影响因子关系示意图

(Culture)。语言难度则体现于来源语篇所使用的词汇水平(Vocabulary Level)、句子结构(Sentence Structure)和语篇类型(Discourse Type)。演讲人的发言速度(Speed)、讲话口音(Accent)以及表达逻辑(Logics)同样会影响口译语料的难度。现场听众(Audience)、设备(Equipment)、噪音(Noise)等场景要素也会对语料难度产生一定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口译语料难度(Interpreting Material Difficulty)甄别与控制的ILSS体系(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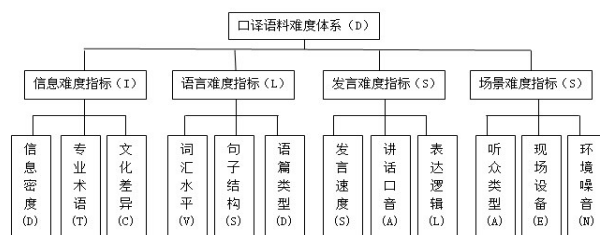


图3 ILSS口译语料难度体系示意图

ILSS体系可以借助以上难度要素及其构成指标的英文单词首字母，简单表述为一个数学等式，即： $IMD=I(D+T+C)+L(V+S+D)+S(S+A+L)+S(A+E+N)$ 。ILSS难度体系的提出可以为口译测试的语料选择和试题设计、口译教材的编写、口译质量评估以及口译用户教育等提供理论参考。

### 参考文献：

- [1] PÖCHHACKER,F.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9.
- [2] 王斌华.口译规范的描写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 [3] GILE,D.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Revised Edition)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1.
- [4] GAMBLE,T.K.&Gamble,M..Communication Works(Seventh Edition)[M].Beijing: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2005.
- [5] 许静.传播学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 [6] 刘建珠.英汉同声传译中的信息噪音与模糊表达策略[J].大学英语教学与研究,2013,(3):40.
- [7] 许明武,邓军涛.口译教学语料的难度甄别——功能语篇分析视角[J].中国翻译,2013,(6):29-32.

- [8] 唐嘉忆.汉译英口译材料的难度判断[C]//首届海峡两岸外语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暨福建省外国语文学会2011年会论文集.2011.
- [9] 黄国文.语篇分析概要[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 [10] 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 [11] RUDOLPH,F.,Verderber,K,Verderber,S..Communicate! (11<sup>th</sup> edition)[M].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8.

[责任编辑 艾小刚]

## On the Screening of Interpreting Material Difficulty: the Construction of ILSS System

Liu Jianzhu<sup>1,2</sup>

(1. School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Shenzhen Polytechnic, Shenzhen Guangdong 518055, China;

2. School of Interpreting & Translation Stud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420, China)

**Abstract:** The difficulty of interpreting material is determined by four factors, namely information, language, speech and setting. The information difficulty is reflected by the information density, terminology strangenes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while the language difficulty by the vocabulary level, sentence structure and discourse type that are applied in the source texts. The speakers' speed, accent and logic also exert impacts on the difficulty level of the interpreting material. In addition, the material difficulty is influenced by the audience, facilities and noise on the spot. The information, language, speech and setting form the ILSS system of interpreting material difficulty, namely  $IMD=I(D+T+C)+L(V+S+D)+S(S+A+L)+S(A+E+N)$ .

**Key words:** Interpreting Material Difficulty; ILSS System; ICCFED